

琴台客聚

死於沒有共識

上文談到一對香港青年男女結伴同遊台灣，結果男的單人匹馬回家、女的則不知所終。事後台灣警方尋回女死者遺體，驗屍後發現已懷身孕、一屍兩命。初步偵查認定男女嫌疑最大。因為台港兩地沒有引渡協議，香港警方只能以男方擅取女方信用卡消費的盜竊罪名拘控。案件牽涉的疑犯引渡問題，近日鬧到滿城風雨，卻不是筆者關心的方向，我們還是談一談女方究竟有何「過錯」，令到有人要辣手摧花？

局外人只能夠依照有限的證據去「重組案情」，「死因」必然源於輕率的「婚前性行為」！青年男女談戀愛，若不去享受「婚前性行為」，何來「少女未婚懷孕」？若不懷孕，何致情海起波瀾？我們可以初步假定，女方告知男方自己懷孕，然後因為「善後問題」引發爭執，然後有人死亡、有人逃亡，然後就是發現遺體和有人疑似棄屍後離台回港。

還是回到筆者前面提及的四部曲：談戀愛、結婚、性交、生育。踏入二十一世紀今天的香港，這個老舊習俗已經式微。許多人談戀愛之後，於後三步驟擇執行，有人不生育，有人不結婚，甚或既不結婚又不生育，至於不性交的，恐怕只有一小撮「黃昏戀」才會發生。

於是，我們可以很順理成章地向中學生介紹，「談戀愛」最終會導致以上三件事都可能發生，不過，以性交的可能最大而且來得最快！

筆者還是要說一句：「女死者意外懷孕，罪不至死！」

現在根據雙方的行為推斷，我們可以假定女方在懷孕之後，應該會要求男方「負責」些什麼事。看官可能會質疑，潘老頭躲在床底聽到兩人對話嗎？當然不！只不過用最簡單的「逆向思維」就

知。假如女方擔保不迫婚、若打胎亦不討醫療費、生下來也不求奶奶粉錢，再加男方可以隨時提出分手，完全不要求男方「負責」任何事。那麼男方還有要動殺機的理由嗎？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女方必有迫婚之舉，才有自招殺身之禍！

疑兇和死者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紀，三、五年前則仍是中學生的年齡。當年他們開始「拍拖」之前，接受過些什麼「愛情教育」？鼓吹「家長不要打壓中學生拍拖」的社會科學家、社會工作者、精神病醫生有沒有提醒過中學生，「拍拖」後長期數年、短期數月數周之內，雙方就要面對是否有「婚前性行為」的考慮了！

當年那位小女孩告訴筆者要「拍拖」時，「潘老人家」第一句就在問：「玩還是認真？」現在回想，不得不自吹自擂，鄙人真是個「智慧老人」了！我當然不必「打開天窗說亮話」的問：「要不要婚前性行為？」我說的「認真」是指有打算結婚；「玩」就是沒有打算結婚。

現在又再回到「一屍兩命案」，合理推論必然是女死者「拍拖」是有意結婚和生育；而男方「拍拖」的終極目的就只是「性交」，他未打算跟現時的「性交對手」(sex partner)結婚、更莫說做爸爸了！

以下結案陳詞：女死者的第一死因是「輕率的婚前性行為」；第二死因是「男女雙方沒有對於『拍拖』為何事」達成共識；第三死因恐怕就是「迫婚」了。

「中學生應否拍拖？」請記住：「專家」不必理會拍拖中學生的死活，還是聽「潘老人家」說法吧！

■《愛情與婚姻再定義》之五

思後天地

學懂做人求知識

四月是充滿忠孝信義的月份，假期也多。剛過去的清明節是中國人弘揚孝心的日子，也是孝子賢孫回老家向先人拜祭孝道。

清明節是公眾假期，再過十來天，又是一個復活節假期。連小朋友都知道有關復活節的故事，世人耳熟能詳復活節的因由，無論是否教徒，都知道耶穌基督為了拯救世人而犧牲，被釘在十字架上，事過三天，耶穌終於復活了。世人不追究傳說是否真實，但是耶穌基督捨己救人的無我精神，為世人所尊崇，因而復活節歷久不衰地受世人所重視與紀念。

人們打從生於世上，首先要學會如何做人，在傳統的中華文化，最精髓的是做人要有忠孝仁義道德，只有學懂做人，然後再求知識，再覓求生財財之道，才能在世上立足，達至成功。相信我們從小便得到父母的教導。「立己修身」從小開始到大家，獻出自己的愛心和力量。值此四月來臨之際，我們必須要思考如何做到最好。

俗語有云，人在危難時，總祈求上天保佑，翻身轉運復活。尤其在投資市場拚搏的人，特別注重運氣的好壞。近日，環球股市大上大落，但卻能節節上升，令好友笑開顏，甚至有人開懷歡呼：「耶穌降臨復活了！」事實上，近日好壞消息參半，但是好友實力較強，而將壞的消息蓋過了。市場中人如癡如醉，將消息誇大，要知道金融投資市場中心受消息所影響作出投資決定，再加上實際上確是有數個利好因素，成為升市誘因。例如，聯儲局大放鴿聲，令人認為聯儲局對加息有耐性，且非不再加息，反而因恐通脹而減息哩！最關鍵的是，困擾全球人士的中美貿易摩擦近日傳來利好消息，中美兩國會談或將很快有協議了。

其實，很多聰明人都明白，中美兩大國實力相當，但矛盾重重，所以眾多問題已擾攘經年，一下子又怎能把所有問題都解決呢？雖然如此，中美兩國的領袖都是聰明人，面對現實，他們會理性面對，以眾人利益為上。況且，周邊環境包括政治與經濟都發生矛盾，作為兩大國領袖，應當展現大國領袖風範，穩定中美兩大國的局勢，為共同團結，和平發展作出應有努力，為全球人類福祉，作出應有貢獻。執筆之時，中美貿易會談仍在繼續中，人們都衷心希望一切順利，會有利於兩國的好協議產生！

心窗常開

亦醫亦友 以刀結緣

「原來湯醫生寫了我！」D在群組說：「他送了我新書給我兩年了，我天才看到……」D話中頗感歉意，原來他最近閱讀湯偉聰醫生所寫的書《以刀結緣》(圖)。我向D借了這本書，看完了即明白湯醫生為何送書給D了——這是因他想起藉文字向這英雄病人致敬。

《以刀結緣》內容豐富，187頁的散文分類描述他的行醫經驗，寫有關醫療類及頸部、胸及腹部、腿部及創傷部位等的醫療案例及見聞，寫出了他在醫院耳聞目睹的種種，談工作、情感、也談生死感受；82篇章展現出湯醫生用刀的精湛醫術，令人驚駭及大開眼界。讀者在他的字裡行間，似看到醫生那慧眼仁心，觀察着種種無名腫毒，而不受內傷在病菌紛亂的心、肝、脾、肺、腎、腸所干擾意志，醫者父母心，感知病者生死懸於一線的重任；又似看到醫生那躍動的思慮下，一雙鎮定的手下刀不留神，篤志定位營救，撫平病者的不安、痛楚。平凡謙卑的湯醫生，在《戰勝病魔》這一篇寫出D的頑強鬥志：「十年前朋友確診患上肝癌……有腫瘤擴散至他的脊骨，於是安排他做數碼導航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患者如能積極面對，好

像我這位朋友，就算腫瘤已擴散至身體其它位置，也有機會戰勝病魔，所以我衷心向這位朋友致敬！」(節錄)

湯偉聰這本書，寫作材料以治療患癌病佔大比例，可見證他的操刀、心思。生老病死是人生平常，也是人生難題；我們都曾經是病人，或多或少都會面對醫生。D以病人身份，和湯醫生結緣；湯偉聰識英雄重英雄，對D這位朋友給予信心，以「亦醫亦友」身份，給予治療，湯醫生又用文字這另一柄刀，刻下一段醫生、病人結下的朋友緣，而這位他心目中的英雄病友，更一直樂觀面對癌疾，配合接受各種新法治療，令他佩服！

很多認識D的人，都佩服他是勇者不懼，昨天是，今天也是，明天誰敢說不是？D曾說：「人生苦短，而痛苦是人生的本質。」十多廿年來，D長期受盡病痛煎熬，已是被病魔打不敗的大英雄，連年累月不放棄，對惡細胞勢不低頭；更力痛楚。平凡謙卑的湯醫生，在《戰勝病魔》這一篇寫出D的頑強鬥志：「十年前朋友確診患上肝癌……有腫瘤擴散至他的脊骨，於是安排他做數碼導航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患者如能積極面對，好

行不報當生命熱線義工，D鼓勵其他病友，力抗癌魔到底；如今他抑制住癌細胞沒有擴散，是不幸中大幸。福有攸歸，亦醫亦友的湯醫生和心存仁愛的D，皆大好人，盼給力他倆奮戰頑疾，堅定不移，明天定將更好！



春天的西施

誰是春天的西施？是流水，是柳絲，還是春風，不知道是誰，但她就在我們身邊。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西施的美麗，沒有什麼比「春天」更合適的。春天是香到茶藤程度才撒漫開去，撒去的是西施純雅內心的魅力，只有不懼怕春寒襲擊才擁有脂澤粉黛的神韻。

從西施故土「越國」至「吳」，為的是見識一下蘇州太湖之畔西山島明月灣。這個古村裡有一口古井，據說井邊的石凳當年西施坐過，她曾對着清澈的井水梳妝打扮。在《蘇州府志》記載「明月灣，吳王玩月於此」，明月灣村名——即源於吳王夫差和西施在此村月夜。

有人說，西施最美的姿態，是她心口疼的時候，緊蹙眉頭的樣子讓人憐愛萬分。對於西施的心口疼，歷史學家認為她背負着民族和國家興亡之責，承受的心理壓力巨大。春天是最美的季節，也會和西施一樣犯「心口疼」，因為春天擔負着把萬物從冬天的寂寂中拉出來的使命，但因為其柔軟，早春的花朵剛剛綻開，卻被倒春寒的雨雪「打」了一個個頭緊蹙。

春天美得無懈可擊，縱然不去招蜂引蝶，但「春」的牌子往寒風裡一戳，也一定讓人心裡暖烘烘的。西施是聰明的范蠡費心遴選的女主角，美得無可挑剔；她是一個卓爾不群的女人，「曾經滄海暗使船，沉雄氣質駕風帆」。而春天呢，歷經冬的磨練，已修煉到圓融的境界，真所謂「一雙笑靨回首，十萬冷氣盡倒戈」。

我喜歡浣紗、蠶桑、種荷、採桑的西施，但這不是西施最精彩的一幕。西施利用曠代華華和柔媚嬌態，贏取了吳王夫差疏覽親佞的時間，但她最終遠離了小筠籃、浣溪紗、青柴門。是呀，一旦抖落春天的外物包裹，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守住內心的寧靜，「蠢蠢欲動」的事情多發

生在春天。《韓非子》云：「西施之美，用則倍其初。」也許是也，但清代曹雪芹卻看到了西施之美「不用」的那種適意，因為西施盛名之下存有諸多無奈，榮光之後生發點點悲苦，詩曰「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因西施成名後想過平常女子的生活，卻失掉了那份河邊浣紗的從容自在；就像春花燦爛以後，已清純不在，怕被摘取，只得輾轉隱居起來。

後面的時間，春天的西施去了哪裡？我想，春天的西施在春花燦爛以後，要皈依平靜，慢慢走近綠意沉默的夏季。春天的西施最睿智，淡定的春天最優雅。一個女人做到了淡定，已能掌握得與失、取與捨之間的平衡。淡定的心，既敢大膽去闖世界，也守得住寂寞，最終贏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浪漫。或許事實就是這樣。成功滅吳後，范蠡帶西施遠走高飛，落腳在蔡國。抱得美人歸的范蠡，決定種植西施家鄉的「苧」和「蘿」，以解西施的鄉愁之苦。西施為什麼要帶「苧」和「蘿」的種子呢？原來西施心口疼，一直是喝家鄉的天蠶水治療，因長期飲用天蠶水，西施變得貌美如花，膚如凝脂，亭亭玉立。

隱姓埋名的西施和范蠡，據說後來引起了孔子的注意，孔子率子路、子貢等眾弟子前來拜訪，孔子請范蠡出山，一解當時魯國之危。西施看到多年的隱居生活，被孔子師徒打破寧靜，知道此地不易久留。於是，勸范蠡馬上散盡家財舉家外遷，後前往肥城陶山，改名「陶朱公」，後又舉家遷往齊國改名「陶夷子」。這就是著名的「范蠡三遷」，司馬遷讚其「三遷皆有榮名」。

是的，這就是活在春天裡的西施，總把范蠡後期看淡世事的耄耋哲學——當作自身法寶，悄悄行走在異鄉之路上。她知道，這是經歷繁華經年後的禮物。從一個地方向另一個地方奔奔，是為隱姓埋名，根卻在內心安寧。她深深懂得，西施要在

這個塵世裡活着，就不要在人們的視野裡過多出現。在透明的櫥窗流淌笑聲、幸福和甜蜜，只能自取誠心。雪一點點落到心底，堪稱最妙；更多的雲月璀璨，讓它們變成過往。英雄舊事，只是二月剪刀風口中的一場碎雪；綿軟無骨，且讓其淡然消遁。春天的西施已不嶄新，但土地、河流、花朵消弭到一具詩意的身體中。她被酥軟的風吹開記憶中的青蔥年華，故鄉悠如曲、蕩如水、軟如腰肢，漸漸喚成心中的輕笛。西施用真情叫醒每一寸故土，卻要遠離故土流浪；江南柳綠桃紅，型將感恩種子種在每顆心上，甚至讓石頭和鋼鐵也黯然神傷。

西施正是以倒懸之心打開了春天，讓後人流淚無思，恰恰是史實。迎春花還沒開，她就已經離開；理想實現在那抽身的時刻，彷彿就像能掐會算的隱士。諾言給了西施高貴的理由，天上有月光，心中有明鏡，她用堅定的眸子照亮了靈魂的足跡。也許，要打開生活，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一扇窗；只是西施，她打開生活的窗子有些特別。或許，那些蝴蝶在陽光下的羽翼也是一扇窗，一樣擁有不為人知的眼淚。她們振翅離開，不是被春風裹挾，而是因流言帶來悲哀，迅疾飄然離去。天空如夢一樣藍，藍得如此眩暈，生活的窗簾人們已然忘掉了西施的容顏。盛大而迷醉的花蕊埋葬了青春，埋葬了西施離使命最近的春夜。

如此看來，春天的西施不是鮮艷無比的，但更有闌然深意。西施跪拜草木的情狀，如跪拜天地的新娘，那宛若素子之身在低處擁有迴瀾之力，她以寂然之心默默連接着夏天和秋天。如果說春天的西施——是用生命智慧見證了靈魂的大小，那麼在大紅大紫後遠離喧囂淡然而去，則是用頭腦經營生命的厚度。很多時候，勇敢者並非輕薄，淡定者往往深邃。

翠袖乾坤

頑皮好玩的藝術

聽很多人說：「我沒有藝術細胞。」或許他們平常接觸的藝術都較傳統或範圍較單一，如果大家走在街上赫然看到有趣的藝術表演，被逗樂了，感到驚喜，便會發覺原來藝術的表達方式可以很廣闊，可以很好玩，便會明白到任何人都有藝術細胞，只要選擇合適地去發揮。

最近在太古坊的 Artis Tree 就走进了法國街頭藝術家 L'Atlas 以遊樂場鋼管架設計的迷宮，重拾童年與友儕兜兜轉轉的玩意，並欣賞到他在各國街頭創作的各款引人入勝的迷宮圖，甚至成為大廣場的一張令人迷失方向的「地氈」。



把城市變遊樂場的藝術表演。作者提供

參觀展覽時十個穿着彩色衛衣的年輕人跑出來，走到附近一帶的大小街頭和商業大樓，擺出各式古怪的姿勢，有倒勾在建築縫隙之間；有走到商廈玻璃牆內橫

卧！不消幾分鐘，便遊走穿梭到其它地方，變成人體積木，互相纏繞堆疊在大柱前，在夾門中，在樓梯底，在窗角，擺出或疊出各樣姿勢，靜止不動，行經的途人都被這忽然呈現的人體藝術吃了一驚，目瞪口呆之後是一陣歡笑，繼而舉手機拍攝，然後是追逐表演者，欣賞下一站的人體積木表演！

這群年輕人是本地的舞者，在演繹奧地利編舞家 Willi Dorner 設計的人體雕塑。他想表達人體和一個地方的關係，讓周遭的人了解他如何突破城市規範，把人體融入當地環境，呈現不同的藝術觀感。觀眾探索藝術家的意念期間也成了畫中一員，又或跟隨舞者遊走各處，與表演藝術之間產生互動。這時，街道變成了一個遊樂場，大家都被逗樂了，都看得高興，追趕得愉快，你會發覺，噢，這是藝術，自由好玩！

百家廊

付秀宏

可愛的「現代春秋派」

金庸筆下有個非常有趣的人物：丁春秋。其讓人印象深刻之處不在於武功如何，而在於把門人都訓練得非常會讚美他。最早的「職業誇托兒」，非春秋派莫屬。而最近，一種名為「誇誇群」的風潮突然在網絡江湖上風生水起，「現代春秋派」乍現，頗引人注目。

據考，現代春秋風起於內地各高等學府。不久前的三月一日，上海復旦大學一位同學在社交平台上約上一眾同學或校友組建了一個群，着意進行相互誇獎活動。全國第一個「誇獎群」由此誕生。始料未及，僅僅兩周後，該校園內的「誇誇群」一下子變成了六個，成員也從二百人一下子擴展至兩千人。繼而，「誇誇風」席捲清華、北大、同濟等內地各高等院校。這些建在微信等互聯網社交平台上的群組，規定群內的人只能「相互送上正面的誇獎並營造和諧的氣氛，而且要不吝讚美之詞，誇到人心滿意足為止」。

中國的校園從來不是桃花源。很快，這種「誇誇風」蔓延至整個社會。特別是各種淘寶網店，爭先恐後地推出了很多相關的「有償服務」。「你可以為自己、家人、朋友購買服務，付費後群主會把被服務的對象拉入群，群友會在固定的時間裡熱情洋溢地誇你全方位的誇讚，服務結束後再把你移出群。」這是某「淘寶」群主廣而告之的商品「使用說明」。更有海外媒體進一步報道說，誇人服務還有三六九等：「普遍誇」5分鐘50元人民幣（含部分複製的套話），「精品誇」5分鐘80

元（全程零套話），「高級精品誇」5分鐘100元（全程零套話，而且確保互動不冷場）。

近商者紛。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誇誇群」像任何「網網事」一樣，歧義自現。據某留心媒體最近總結：對此不屑者，認為這是青年人精力過剩，湊在一起「惡搞」；貌似客觀的人，說這不過是吹吹拍拍的不良風氣對年輕一代的又一波侵蝕；痛心疾首的人，則視之為年輕人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錯愛，實際上是一種「三觀」不正的自然流露，應該「棒喝」，極需「挽救」。

但其實真的言重了。小理認為，首先年輕人的天性就是愛玩，他們蓬勃的生命充滿了活力，喜歡新鮮事物和創新；特別是在互聯網一統天下的新時代，天天都有新玩法，天天都有新流行，「誇誇群」也不過就是個好玩兒的新潮事而已，大驚小怪大可不必。風由此生，令行不能止，或許水過無痕。而另一方面，「誇誇群」的出現，不僅是當代青年人，也是當前人們對種種壓力的自主反彈與必然奔竄。其實，這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自由意志的某種釋放，早在二零零八年，豆瓣上就曾出現過一個「求求你表揚我」的小組；其實，僅在一年前，互聯網上也曾流行過一陣「嘖嘖群」，與把人誇上天的「誇誇群」相反，當時「嘖嘖群」是用文明的吐槽聲讓你醍醐灌頂，痛改前非……

「求誇」很多時候其實並不是因為無聊或虛榮，更有可能為了療傷和重拾力量。異曲同工，餘音繞梁。「現代春秋派」其實是個蠻可愛的存在。

昨日紀

陶然

潘向黎這個名字早就聽說，也拜讀過她的一些小說，其實，早在2011年9月，上海僑辦舉辦「品味上海」筆會兼采風活動時，一個晚上，她到酒店看望朵拉，在大堂匆匆見過一面，沒說話。但我知道她。

其實，更早的時候，大約是1994年12月，由香港作家聯會和復旦大學合辦的「第一屆香港作家創作研討會」，我去上海參加，就見過她的父親，著名散文家潘旭瀾，當時他是復旦大學香港文學文化研究室主任，久聞其大名，後來的《太平雜事》，出了香港版。在復旦會議期間，我曾和他並肩聊天；他談起選編香港作家散文選的時候，沒有作者本人的同意書，他不會選進去。由此可見，他這麼早就十分重視作者權益。但那時好像並不認識潘向黎。除了小說之外，後來讀她的書，《看詩不分明》讓我讀到她讀古詩的新角度，她說：「讀詩的感受，即使有的是由誤解帶來的，也仍可珍惜，因為那一瞬間的心動是真的。人生苦短，一瞬間的感動也是感動。」我驚歎她的見解，視角特別，體現她的扎實功底。

潘向黎，小說家又是品茗專家

而她的另一本書《茶可道》，引經據典，把茶融入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中，表達飲茶的心情。除了對她的茶藝知識極表欽佩之外，我想起2013年11月，參加宜春「第三屆華人寫作營」的時候，我曾和她在明月山上亂逛，本來想找咖啡館，不料找了半天，竟沒有，但見到處都是推拿按摩店，市面也一般，不由得廢然而返。回到酒店，在大堂碰見一同參加寫作營的許淇，他聽說我們敗興而返，便邀他房間泡茶聊天，我見到她果然是懂茶之人，不像我似的，是個門外漢。再想想，她祖籍福建泉州，我認識的許多閩籍朋友幾乎都是茶癡，我就明白了。後來聽說她還要進修，前程無量。

其實在去宜春之前，我們這些人就先參加在湖北赤壁舉行的「2013年首屆海外華人作家湖北赤壁壁山茶筆會」，在那裡見到潘向黎。我們被分在別墅式樓房裡，我住在二樓，須沿樓梯上去，向黎她們似乎住在底層。有一晚，我從外面回來，見到她在樓下大堂，好像在喝茶，我跟她說了一會話，後來又來了幾個人，也忘了是誰提議，出去轉轉吧！於是大家就出去散步，但周圍靜悄悄，遠處有燈火閃爍。天氣已經變冷，轉了一會，冷意襲上心頭。終於轉回樓前，大家各自回房間了。

記得她父親的《潘旭瀾文集》，在他病重期間由他的弟子們和女兒一起含淚整理，由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但可惜還是沒來得及讓潘旭瀾本人看到。在明月山，筆會還未結束，她就先行離去，似乎是說，她有要事須趕回上海。後來就沒機會見她了。2016年8月，世界華文作家檳城采風，聽說本來也有邀她，但她太忙，沒能參加。聽來，2017年9月，我去上海，見到她生兄劉運輝，問起潘向黎，回說正在南京。看來，她真的非常忙碌。雖然她去年卸任了上海《文匯報》首席編輯職務，只擔任普通編輯工作，原意是減輕負擔，可是除了正職之外，又有許多兼職落在她身上，如原先是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和散文委員會主任，去年改選，成為副主席。誰叫她那麼能幹呢？

我知道，我在北師大的師弟李安東和老朋友袁勇麟，是潘旭瀾教授的博士弟子，跟向黎關係很好，就像家人一樣。人生何處不相逢，那麼，我們有緣再聚吧。